



大河湾 “七彩池上韵琼楼”

畅民 摄

随笔

芒种

支望华

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中农人们颇为看重的一个节气。随着芒种的到来，农人们迎来了盼望已久的丰收。因此，用“忙碌”来形容芒种再贴切不过，芒种被称之为“忙种”，也在情理之中。那么芒种的“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忙”呢？

芒种的“忙”是一种充满了诗意的忙。芒种还未到，心急的麦芒们迫不及待地刺入神农氏的手掌，瞬间，神农氏如痴如醉，那是一种心也颤、意也绵的痒。当然，愈来愈丰厚的日子无法刺破，燥热中的诱惑也无法刺破。最容易刺破的，是六月大地上那些土生土长的急切。朴素的诗情在麦芒上舞蹈，在麻雀们灵巧的脚趾间跳跃。燥热的风，以一种没有风度的旋转，阐释着沉甸甸的日子，阐释着乡下那些渐渐发了福的沧桑。一些衣着华丽的瓢虫，爬上已经泛黄的麦秸秆，对六月里那些沉甸甸的幸福，进行最后的检阅。

芒种的“忙”也是一种上气不接下气的忙。尽管头顶的日头一天比一天毒辣，但小麦们

仍拼着命进行最后的冲刺。是啊，收获成为越来越有分量的字眼，籽粒饱满的麦粒们渴望在麦秆上大大方方地“走光”。芒种时节，季节的骄傲得到了最圆满的凸显，六月的激情肆意地在麦田里飞扬。当然最着急的当属那些喘着粗气的收割机。一个晴朗的午后，轰鸣的收割机脱掉斯文，集体出动。于是，小麦们没了高度、多了风度，金灿灿的麦粒，成为农人额头上最为神圣的光泽。

芒种的“忙”更是一种遍及全国各地的忙。“忙碌”是芒种时节全国通用的农事标签。“芒种边，好种粮，芒种过，好种糯”是福建人的“忙”；“芒种下种、大暑蒔”是广东人的“忙”；“芒种不种，再种无用”是贵州人的“忙”；“芒种插得是个宝，夏至插得是根草”是江苏人的“忙”；“芒种芒种，样样都种”则是我们山西人的“忙”……

在忙碌中，幸福的民谣飘满小麦们的思乡路途；在忙碌中，无私的大地丰盈着乡下人的简单语言；在忙碌中，乡土的寓意在汗水的洗礼中，一步步贴近最原始也最真切的幸福。

诗笺

芒种二题

杨赞海

拾麦

麦穗弯了脖子，芒种到来
远在华北平原上
脚踝开始不断地被麦搔痒
挠，挠，挠
殷红的血夕阳一样
向着黄土高坡，逆上流淌

我穿着烂了帮的布鞋
跟在妈妈的身后不断弯腰
捡拾着遗落与幸运

黄土高坡上的麦子

总要经历成熟，经历收割
哦！这收割
麦芒和麦茬一想起
心里就莫名地扎，莫名的疼

总是在芒种到来之前
一场大风
麦秆或伫，或匍匐
风过去
几天的雨

面对麦芽
妈妈在地头哭泣不已
许多时候
生命和果实挂在枝头
就酿出了一杯杯苦酒

散文

母亲，如一朵花开

张丽萍

母亲很爱花。童年记忆里，母亲常常会在房前屋后种植各种各样的花卉，粉红的月季、紫色的木槿、金黄的秋菊在不同的季节里次第开放，将小院装点得五彩缤纷、生机盎然。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姐弟四人一个个外出求学、工作，母亲也随父亲住进了城里。于是，母亲又在闻喜中学门口的那座独家小院经营起自己的花卉。

盛夏的一天，当我从运城回到闻喜时，不禁被小院的景致深深吸引。两株修长的夹竹桃开满粉红的花儿，袅娜多姿；一朵朵火红的美人蕉从碧绿的阔叶间伸展而出，犹如一团团燃烧的火焰。南屋窗前那株紫色的牵牛花已爬上屋顶；北屋窗前那株枝繁叶茂的葡萄覆盖了小院的半壁江山。正在满怀欣喜地欣赏时，忽然发现小院里新添了一株丁香，只可惜我与它的花期擦肩而过。母亲告诉我，丁香花开时，小院里溢满了花香。在母亲绘声绘色的描述里，我仿佛嗅到了花开时满院荡漾的诱人芬芳。

浇水、施肥、松土、剪枝，母亲每天精心经营着她的小花园，乐此不疲。为了便于管理，父亲曾为母亲用砖垒了一个小花池。某日回家，我惊奇地发现，花池四周的砖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周整齐划一的洁白瓷杯。我不解地问道：“从哪儿弄来这么多瓷杯？”“漂亮吧。”母亲得意地说道。紧接着又兴致勃勃地讲起瓷杯的来历。

一日清晨，外出晨练的母亲在路旁发现一大堆废弃的白色瓷杯。走近细看，发现好多杯子只是缺了个小豁口，或是仅有一两道裂纹。一向善于废物利用的母亲随即想到，何不将它们利用起来垒花池呢？想到此，母亲便兴冲冲地回家取了一个竹筐，在一堆残次品中捡拾相对完好的瓷杯。材料备齐后，便和父亲一起精心打造新花池。父亲和母亲将这些规格和色泽完全一致的白色瓷杯一个个倒扣起来，然后一字型排开，层层垒起。经过一番辛勤劳动，一个新奇漂亮的新花池就诞生了。望着眼前这个精巧别致的新花池，我不禁为母亲这别出心裁的创意而惊叹。

1999年春天，母亲曾随弟媳赴江西南昌，帮其照看孩子。那时的弟媳尚在南昌的某所高校任教。深秋的一天，我忽然接到弟媳的电话，说是母亲近来感到身体不适，医生怀疑患了癌。我的心不禁一沉，仿佛被什么东西堵着，一时喘不过气来。那时的弟弟在北京的一所高校任教。与他们电话商议后，决定将母亲送至北京进一步检查。经过一系列检查之后，最终排除癌症，确诊为妇科炎症。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顿时如释重负，决定让母亲先回运城，在我工

作的医院接受抗感染治疗。

次日早晨，我到运城火车站接她。只见母亲带回两个大提兜，其中一个很沉，我提着都感到异常吃力。回家打开一看，不禁为之一惊，只见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花卉，足有十几盆之多。母亲将她的花卉层层错开，摆放得整整齐齐。我不禁惊讶道：“这么多花从哪儿带回来的？”“南昌。”母亲欣喜道。

“南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没有想到，在患病的日子，母亲居然不辞劳苦，千里迢迢从遥远的南国带回这么多花卉。从南昌到北京，再从北京到运城。这些花卉跟随母亲的脚步辗转南北，一路颠簸，几乎穿越了大半个中国。在迢迢数千里的旅途中，在拥挤的车厢里，母亲是如何一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她的这些宝贝，我简直难以想象。

在母亲带回的十几盆花卉中，有好多新奇的品种，其中一个品种母亲带回好几盆。我不禁问道：“这是什么花？”“一叶兰。”一提起花，母亲立刻来了精神，兴奋地告诉我，这种花在弟媳工作的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大片大片粉红的花儿簇拥着，绽放着，异常美丽。从母亲神采飞扬的讲述里，我能想象得出，当这些粉色的花汇集在一起时绚丽多姿的景象。

母亲还告诉我，南方人喜欢养花，左邻右舍几乎每家都种植着花卉，其中有不少一叶兰。爱花的母亲串门时常常情不自禁地盛赞花的美丽，于是，一些热心的邻居便会将自己养的花送给母亲。此外，母亲还从南昌街头的花摊上买了几盆。就这样，半年之后竟积攒了十几盆之多。为了减轻重量，便于携带，母亲别出心裁地将她的花卉栽植在一次性方便面碗里。就这样，这些可爱的花卉跟随母亲辗转南北，千里迢迢回到了运城。

经过精心治疗，一周后，母亲的病已痊愈。临回闻喜时，母亲给我留了两盆花卉，其中一盆就是一叶兰。那年深秋的一天，一场大风之后，气温骤降，而忙碌的我竟忘了将阳台上的花卉及时端回。几天之后，那盆一叶兰的叶片便打蔫了，不久就变成了一片片枯叶。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年春天，它又奇迹般地长出了新叶，细长的叶片间抽出了一根长长的茎秆，茎秆的顶端有两朵粉红的花儿悄然绽放，花形酷似水仙。

一叶兰的花并不耀眼，是那种淡淡的粉，叶片也非常纤细，但它的生命力极强，耐寒又耐旱。这盆一叶兰曾历经十余载寒暑，绿意盎然地生长在书房的阳台上，每天默默地陪伴着我。我忽然在想，这可爱的小精灵不正如母亲的性格吗？温柔的外表里潜藏着一颗坚毅的心，顽强而美丽。

2006年冬，父母由闻喜迁居运城。爱花的母亲又在新居的窗前屋后种植各种各样的

花。春天刚刚来临，性急的迎春花就爆出一簇簇黄色的小花；紧接着，丁香、连翘、牡丹相继绽放；不久，月季又冒出可爱的花骨朵。去年暮春的一天，中午下班后，回母亲那儿吃午饭。饭后，母亲迫不及待地对我说：“你过来看，咱家屋后的花开得可美啦！”

顺着母亲手指的方向，只见屋后的那棵丁香开着满树繁花，紫色的花儿一簇簇开得满枝满树，芳香四溢。正陶醉在丁香浓郁的花香里，母亲又将我的目光引向屋后的那棵连翘树，细柳般的枝条上垂挂着一串串黄色的小花，那一朵朵怒放的花朵，宛若一个个展翅欲飞的蝴蝶，跃跃欲动。

在所有的花卉中，月季花是父母亲的最爱。自记事起，父母亲就从未间断过月季花的栽植栽培，无论是那个充满童年欢乐的农家院落，还是之后的闻喜小院，以及如今运城新居的窗前屋后，总有月季的花影在摇曳。月季花的花期很长，每年春天开花，夏季最盛，直到初冬时节才渐次凋谢。父亲和母亲时常会将剪下的月季枝条进行插栽，成活率极高。这样一来，母亲的花卉越养越多。于是，母亲时常将自己的花卉送给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看到自己亲手栽培的花卉在邻家的窗前屋后蓬勃地绽放时，母亲格外高兴。一次，她满怀自豪地对我说：“你看，咱家的花越开越远，后面的那栋楼前也有从咱家移栽过去的。”

渐渐地，母亲的养花技术在小区里出了名，谁家的花出了问题，常会向母亲请教。一天早晨，邻居家的一位小伙子上班前将自己家的一盆绿萝端了过来，想让母亲帮其救治。母亲将绿萝挖出来一看，发现下面的根已经腐烂，便将其腐根剪掉换上新土，重新栽好之后，再浇上水。等小伙子傍晚下班回来时，那盆病恹恹的绿萝又奇迹般地复活了，打蔫的叶片又舒展了，看上去绿莹莹、翠生生的。为此，对门的牛师傅戏称母亲为养花专家，每当自己家的花出了问题时，就会端来请教母亲：“专家，你给咱看看，这花是咋回事？”

母亲窗前屋后的花卉常常吸引过往的行人驻足观赏。一次去母亲那里时，正好遇见一位奶奶带着自家的小孙女在母亲的窗前赏花。那时，窗外那一朵朵粉色牡丹正在怒放。母亲透过窗口向祖孙二人打招呼。窗外的那位奶奶看到母亲后，高声说道：“我家孩子可喜欢花啦，一出门就拉着我的手往你家跑。”

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也无论遇到多少艰难困苦，母亲总是怀着深深的爱拥抱生活。母亲走到哪儿，便将爱和美播撒到哪儿。非常欣赏一句话：“人生的每一朵花开，似无语，但恰恰在传递着一种能量。”我们的母亲恰似一朵花开，用自己的慈爱及对生活的满腔热情，向人们传递着爱与美、温暖与力量。